

太原市赋

王铁成

冀州故治，并州新府。星分鬼毕，地接太吕。拥山川之险，襟四塞之要冲；扼内外之钥，控五原之都邑，睥睨天下，揽顾山河。东抵太行，潜龙伏隐衔翠；西枕汾水，清波漱玉流芳。北望雁门秋塞，金风特异；南垂河东沃土，秀泽寻常。城郭锦绣，旷野莽苍。莺啄飞檐，岭挂暖阳。商会云集之所，瑞兽争卧之乡。诚乃三晋枢纽，不愧华夏津梁。

溯源堡井，肇启唐尧。昭公北伐，夷狄伏招。春秋争霸，威名偃以诸侯；战国逐鹿，声势壮之九霄。赵索户而迁址，联围犹叛；秦夺域以设郡，纷乱未遑。或分守而号帝，或引奴而将消。移治所而有别，袭建制之律条。揽龙城之美誉，王室时兴；付千古于一炬，晋阳土焦。至明修整，生气盎于州府；及清远涉，财帛共以英豪。傅山画绝，米芾书标。廉颇将师，少伯风骚。

风光秀丽，代冠神州。周柏苍劲，鸣泉含愁。天龙山上，灵韵漾于穹顶；古建祠中，严美紫之心头。城有凤凰之姿，飘然炫彩；物竞斗牛之华，流光盈周。鱼纹雕梁，极尽枹楹之妙；碑刻金篆，瞻彼石窟而留。登高远眺，山若黛眉之蹙；俯临巡游，水如碧玉之幽。斜阳灯火，亭台楼阁。人多闲趣，明月怀柔。

乐善爽性，质朴醇浮。德才尽展，广以略谋。晋剧铿锵，梆子遏之行云；皮影灵动，明暗绎以春秋。剪纸精巧，络百态于方寸；面塑传神，忽分捻而指钩。品奥肉之泽润，香满街巷；喜稍梅之酥软，流连层楼。彩绘撑面，惊疑仙官垂落；拔花怡情，是得连理何求。婚丧嫁娶，礼仪完周。邻里和睦，远客眷顾。轻利尚义，崇勇仁修。其民若此，聚以盟鸥。

观太原之变迁，慨世事之沧桑。往日金戈，已残垣而音杳；当年商贾，尚秉志而名扬。静水流深，城有兴衰之证；青峰危耸，德唯今古之良。大厦林立，阡陌康庄。工艺求极，科教无疆。看龙城之闹市，实活力之新乡。营于厚德载覆，盛以他时荣光。千载文脉，续三晋之星璨；一川灵秀，育九原之栋梁。览而沉思，感其厚重之韵；游而放怀，叹其胜景之昌。光阴流转，盈眸未灭。思之忆之，独爱此乡。

校园里的白桦已秃得只剩灰黑的枝干，即便有还算明媚的日光厚厚地铺在地上，北京的冬天也依旧冷得刺骨。冬至那天，食堂的水饺窗口排起了长队，氤氲的热气裹着饺子香飘出老远，我站在队伍里，忽然念起家中一方矮桌的温馨。心念一动，便临时起意订了车票，要回家过这个冬至。

到家时天已黑透，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亮起，暖黄的光晕漫过台阶，驱散了一路的寒意。推门而入，熟悉的烟火气扑面而来——我家素来爱围坐在岛台上吃饭，图的是收拾方便；碗筷旁总摆着几双吃火锅专用的长筷子，只因我们一家三口都爱吃了食材在家涮锅。岛台上方悬挂着三盏暖光灯，锅里的辣汤咕嘟咕嘟地翻滚，氤氲的水汽袅袅蒸腾。母亲坐在一旁擀面皮包饺子，圆润饱满的饺子被整齐地码在篾子上；父亲忙着清洗、摆盘各色火锅食材，指尖的忙碌里藏着细致的心思。我这个帮不上什么忙的小女孩，便在一旁举着相机，将餐桌前这些小小的、暖暖的，独属于北方人的情愫一一定格。

终于闲坐下来，父亲照旧取来啤酒递给我，自己则抿着几杯散打的高度酒。酒过三巡，他忽然说起最近回村里的见闻：院里那根绑秋千的铁杆子，竟因年久失修生嵌进了树干里，斑驳的锈迹混着树皮的裂口，看着格外揪心；东头那棵老枣树终究没能扛住岁月风霜，繁茂的树冠被尽数锯去，只余下一截光秃秃的树桩……微醺间，我听着父亲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琐碎家常，心头忽地漫过一阵恍惚。

你会想念老家吗？想念老房子里发生过的一切，想念那里的一花一草一木。岁月从斑驳的墙皮上剥落，恍惚间就能看见小时候的模样。父亲口中的枣树与秋千，几乎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欢喜。这份情愫，竟与归有光在《项脊轩志》里写的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自我记事起，后院那两棵枣树就已高过了房顶。春日里，枝头才冒出细碎的黄芽，转眼入夏，便已是满树的郁郁葱葱。及至夏秋之交，枣子密密麻麻地缀满枝头，青的、红的，一簇簇压弯了枝条。风一吹，枝叶便簌簌地晃，日光穿过叶隙筛落下来，在地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。那时的我，总馋高枝上最红最甜的枣子，却又够不着，便巴巴地跑去搬爷爷当救兵。爷爷总是笑着走来，伸手握住枝条轻轻往下一拽，我踮起脚尖，刚好能将那些诱人的红果摘进掌心。

父亲向来手巧，寻来一块铁杆架在两棵枣树之间，又安上两个铁环，系上一块厚实的木板，一架秋千便成了我的专属天地。起初我只敢轻轻晃，后来胆子渐渐大了，蹬着地面把秋千荡得老高，风在耳边呼呼作响，树影与天光在眼前不停旋转。到了夜里，一家人便围坐在枣树下的方桌旁，烤肉喝酒，闲话家常。家里的大狗总在桌上蹭来蹭去，讨要些肉骨头吃，以至于明月何时攀上夜空、星子何时缀满天幕，竟都无从察觉。

温暖回忆，思念绵长。岁月变迁，物是人非，老家不知从何时起，已成了我记忆中的“项脊轩”。如今的小院东半边空荡荡的，再也寻不到那片舒舒展展的绿荫；那个握着枝条为我摘枣的人，也早已远去；就连那架荡过无数欢笑声的秋千，也不知所踪。可每当微醺时闭上眼，想起在树影里晃晃悠悠的童年，总觉着身子还在轻轻摇晃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枣花簌簌落满肩头的午后。那根嵌进树干的铁杆留下的痕迹，也一并刻进了记忆深处，浅浅的，却从未褪色。那些关于夏日、小院、枣树与秋千的细碎片段，竟让这个平淡的冬日，泛起了层层涟漪，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泽。

岛台的灯依旧暖暖地照着，火锅的热气也依然袅袅升起。那嵌进树身的铁锈，被锯断的树桩，与其说是失去的印记，不如说是岁月馈赠的证明——证明那些美好真切地存在过。当父亲抿着酒絮叨旧事，当白胖的饺子在沸水里浮沉翻涌，我忽然懂得，我的“项脊轩”从未远去。它藏在每一个泛着暖光的餐桌旁，匿于每一句琐碎的闲话里，在时光里悄悄生长，就像那棵被锯去树冠的老枣树，根须依旧深深扎在泥土里，只待春风一吹，便会抽出新的枝丫。

并州冬韵

王大伟

并州的冬，是从汾河河面的第一片薄冰开始的，是从山巅的第一缕寒雾起笔的。退去夏日柳巷的人声鼎沸、汾河岸边的蝉鸣聒噪，这座古城便收敛起所有的浮躁，沉进一片清冽的静谧里。

冬日的清晨，天光熹微时，并州的街巷便浸在一片安然的静谧中。没有了夏日里汽车鸣笛与商贩叫卖的交织，也少了春秋季游人如织的喧闹，只有寒风掠过光秃秃的枝丫，发出细碎的簌簌声，像是城市在低声呢喃。远处的西山被一层薄雾轻笼，黛色的轮廓柔和得像一幅晕染的水墨画；汾河景区的芦苇荡褪去了往日的翠绿，枯黄的苇秆在风中摇曳，萧瑟中透着一种的风骨。街边的店铺还未完全苏醒，卷帘门紧闭着，只有几家早餐铺透出暖黄的灯光，氤氲的热气裹着油条与豆腐脑的香，在冷空气中晕开一小片温柔的云。阳光爬过树梢，缓缓洒在大街小巷，将砖墙映得发亮，墙角的枯草上凝着白霜，像撒了一把细碎的银粉。偶有几只麻雀落在墙头，叽叽喳喳地啄着霜粒，又扑棱棱地飞向远处的树梢，动静之间，更衬出这座城的静。此时的并州，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，敛去了锋芒，只余下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静美。

这份静谧，却不是死气沉沉的代名词。当朝阳彻底跃出地平线，并州的活力便如解冻的春水，缓缓漫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从公园里的晨练声，到写字楼里的键盘声，处处都涌动着蓬勃的生机。

晨光熹微时，公园里便响起了活力的序曲。城市大大小小公园的空地上，成群的老人早已列队站好，太极的招式舒缓圆融，一招一式都透着岁月淬炼的从容；健身区，银发老人们正拉着健身器材，谈笑声随着晨风飘向远方；还有人提着鸟笼，聚在古槐树下，鸟鸣声清脆婉转，与老人们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，成了冬日里最鲜活的晨曲。这些白发苍苍的身影，在寒风中精神矍铄，他们的晨练，是对生活的热爱，也是这座城市最温情的活力注脚。社区广场上，还有老年秧歌队的身影，红绸子在寒风中翻飞，锣鼓声敲得震天响，热闹的气息驱散了冬日的寒意，引得路过的行人频频驻足，脸上漾起笑意。

上班时间渐近，并州的街头便涌动起青春的浪潮。穿着时尚羽绒服的年轻人，步履匆匆地奔赴各个写字楼、产业园。他们手里握着热咖啡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脸上带着朝气蓬勃的神情，写字楼藏着对工作的热忱与对未来的期许。公司里，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，年轻人正为一个项目热烈讨论，白板上写满了创意与方案；柳巷的商铺里，店员们忙着整理货架，用热情的笑容迎接第一批顾客，橱窗里的冬装琳琅满目，透着时尚与活力；建筑工地上，工人们裹着厚棉衣，有

条不紊地忙碌着，塔吊的轰鸣声与机器的运作声，奏响了城市发展的奋进乐章。物流园里，快递员们早已分拣好包裹，骑着电动车穿梭在街巷里，他们的奔波，串联起这座城市的物资脉络，也让冬日的经济暖流不断涌动。这些奔波的身影，是并州冬日里最昂扬的活力，推动着这座城市的经济脉搏，在寒风中稳健跳动。

而孩子们的身影，则为并州的冬日添上了最灵动的一笔。清晨的校门口，穿着鲜艳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地涌进校园，清脆的笑声像一串银铃，打破了街巷的宁静。课间时分，操场上便成了欢乐的海洋，孩子们追逐嬉戏，雪球飞来飞去，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笑容；雪地里，他们蹲下身堆雪人，胡萝卜做鼻子，纽扣做眼睛，围巾裹在雪人脖子上，一个个憨态可掬的雪人，成了校园里最可爱的风景。放学路上，他们手牵着手，叽叽喳喳地分享着校园里的趣事，书包上的挂件随着脚步摇晃，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。路过街边的糖葫芦摊，孩子们会停下脚步，望着红彤彤的糖葫芦咽口水，家长笑着买下一串，酸甜的滋味在舌尖化开，是童年最甜的冬日记忆。

汾河湿地公园里，更是藏着并州冬日独有的生态活力。雪后初霁的湿地，银装素裹，枯黄的蒲草顶着蓬松的雪团，像一朵朵毛茸茸的棉花。冰面未完全封冻的水域上，白鸛是冬日里最优雅的精灵，它们披着一身洁白的羽衣，或亭亭玉立在浅滩，修长的腿浸在微凉的水中，凝神静候游鱼；或展翅掠过水面，翅膀划破澄澈的天光，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。成群的麻雀、喜鹊在芦苇丛中穿梭，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偶尔惊起几只斑鸠，扑棱着翅膀飞向远处的杨树林。还有不知名的水鸟，三三两两聚在冰面的裂隙旁，啄食着水草与小鱼，灵动的身姿为清冷的冬日湿地添上了一抹生机盎然的亮色。这些飞鸟与水禽，是并州生态的鲜活注脚，它们的栖息与嬉戏，彰显着这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活力。

除了市井街巷的鲜活气息，并州的文化脉搏，也在冬日里缓缓流淌。省图书馆的阅览室里，坐满了埋头阅读的人，翻书声沙沙作响，与窗外的寒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；美术馆的展厅里，画展与摄影展吸引着艺术爱好者驻足，他们在一幅幅作品前凝神细品，感受着文化的熏陶；周末的剧场里，晋剧的唱腔婉转悠扬，老戏迷们听得如痴如醉，年轻人也饶有兴趣地跟着哼唱，传统与现代在此刻交融。这份文化的活力，让并州的冬，不止有寒风与霜雪，更有书香与墨韵的滋养。

雪落并州时，这份活力更显热烈。一场大雪过后，整座城市银装素裹，西山的青松、晋祠的古柏、街巷



老年人在公园引吭高歌



汾河湿地公园的白鸛



雪中的晋祠

的砖瓦，都覆上了一层洁白的绒毯。清晨的街头，环卫工人挥舞着扫帚，清扫出一条条干净的道路；公园里，人们自发地拿起铁锹铲雪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；孩子们堆起憨态可掬的雪人，打起热闹的雪仗，雪球飞哪儿，是最纯粹的快乐。雪后的并州，静谧与活力交织，清冷的空气里，满是人间烟火的暖意。

并州的冬，就是这样，一半是静逸，一半是活力。它退去了夏日的浮躁，却从未熄灭人间的烟火；它藏着岁月的从容，却也涌动着奋进的力量。这便是并州的冬韵，是刻在汾河的冰纹里、藏在西山的雪色中、融进每个并州人骨血里的、独属于这座古城的冬日情怀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似曾相识燕归来

王 琳

7岁那年春节，母亲带我去河北一位亲戚家。大概是许久未见的缘故，又适逢春节，母亲给亲戚准备了许多我们晋南当地的特产，麻花、煮饼、糖豆角，把背包塞得满满当当。

出发那天，下起大雪，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行程。吃过早饭，母亲带着我赶到县城唯一的火车站，挤上列车，开始了远行。

我们乘坐的是一列绿皮火车，车厢里的人很多，除了座位上，过道和车厢连接处也都挤满了旅客，我和母亲比较幸运，在洗面池旁找到一小块落脚之处。

列车“咣当咣当”，不紧不慢地向前行驶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色将黑，列车广播太原站到了。母亲摇醒正连连打盹的我，唤我下车。我这才知道，我们需要在太原站中转乘坐开往河北的列车。

太原站是山西省的大站，车站人来人往、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母亲再三叮嘱我，一定要跟紧她、拉紧她的手。我懵懵懂懂，如小鸡啄米般点头。但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就在母亲带着我走进候车大厅没多久，一趟开往南方的列车开始检票，人流涌动中，我和母亲被冲散了。而且，更为糟糕的是，由于我个头太小，竟随着人群被挤越越远，先是挤到检票口处，接着挤下台阶，挤到站台上。

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群以及与母亲的失散，让小小的我惊恐万分，我忍不住“哇——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希望能引起好心人的注意，把我送回母亲的身边。可是，每个从我身旁经过的旅客都匆匆上车，并没有人留意我的哭声。这让我更加恐惧，哭声也充满了无助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轻如燕的身影从人群中跑过来，她几步来到我的身边，拉住我的手，问我是不是与家人走散了？我抽抽噎噎，泪眼婆娑地看着她点点头。

她的手很温暖，声音很好听，问明情况后，帮我擦干眼泪，然后抱起我回到候车大厅。此时，母亲也正在发疯般寻找我，两名身穿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在一旁安慰她别着急，我跑过去扑进母亲怀里，母亲搂住失而复得的我又哭又好笑，并问是谁把我找回来的？我这才抬头朝身旁的好心人看去，发现她也是一位身穿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，圆脸大眼，面容姣好。母亲看着对方，一时不知该怎么感谢，慌乱中三下两下打开背包，掏出麻花、煮饼和糖豆角使勁往那位好心人的手中塞去，但对方却怎么也不肯收，连声说这是自己应该做的，并叮嘱母亲把我看好，然后转身又去忙其他的事情了。

诉母亲。母亲听后也附和道：我也觉得她和她的同伴在人群中就像燕子一样，你去了就按这个特征找一找，兴许能找见。

就这样，我带着母亲的嘱托登上了开往省城的列车。与10年前不同的是，此时从我家乡开往太原的列车，已由绿皮慢火车换成了红色空调车，车厢里不但温度适宜，而且干净整洁。6个小时后，我和同学轻轻松松到达太原站。走下列车，我特意放慢脚步，瞪大眼睛四处张望，希望能看到当年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可井然有序出站的旅客人群中，我并没有看到期待的情景，再加上同学不断催促，我便放弃寻找，匆匆回去。

那次从太原回去后，我如实向母亲说明情况，母亲略显失望，说我应该到候车大厅再去找找、问问，说不定会有收获。我安慰母亲，等将来有机会了一定好好去找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在太原参加了工作，母亲很高兴，说有时间一定去趟太原，我知道她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事情，希望能找到那位像“燕子”一样的铁路工作人员，当面致谢。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，今年夏日的一天，我回家接上母亲，前往太原。这一次，我陪母亲从家乡的高铁站出发，登上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列车，2个多小时便到达了太原站。

下车后，母亲一边念叨“高铁真快呀”，一边翘首朝站台上望去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进出站的旅客人群中，我们果真看到了一位身轻如燕的铁路工作人员，她正在帮助一位带小孩的妇女进站上车，猛一看，好似当年的那位“燕子”。我和母亲快步上前，正要询问，却又止住了已到嘴边的话，因为眼前这位工作人员刚20出头的样子，年龄上与我们要找的“燕子”不符。

那位年轻的工作人员也注意到我和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走过来热情地询问是不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，我和母亲简洁说明当年的情况，她听后甜甜一笑，并把带我们带到候车大厅，让我和母亲细细寻找。

与十多年前相比，太原站的候车大厅宽敞、明亮了许多，还增加了电梯、母婴候车室等，旅客进站也十分有序，不像从前那般拥挤。我和母亲从改梅助困室出发，逐一走进各个候车室。其间，我们几次惊喜地发现身似当年“燕子”的身影，她们或在帮老人进站、或在为旅客解囊，或在忙着其他工作，可当我和母亲走上前询问时，她们却都笑着摇头，说自己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。

整个候车大厅寻找结束后，我们仍一无所获，正当我不知该怎么办时，母亲像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对我说：“咱们不用找了。”我有些好奇，母亲说：“我觉得这里的每一名工作人员，都是当年的‘燕子’。”

我听后，顿有所悟。如今，每当我乘坐火车出行，都会在不经意间与“燕子”相遇，那是在旅途中遇到的最温暖的身影。

我是一名“80后”，出生于1984年。小时候总听妈妈念叨，“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，是担子最重的时候”，那时的我似懂非懂，只觉得妈妈的语气里，藏着几分疲惫，几分无奈。未承想，一晃几十年过去，曾经扎着羊角辫追着蝴蝶跑的小姑娘，竟也真真切切地过上了这样的日子。

如今的我，像一只旋转不停的陀螺。清晨的闹钟总是比日出更早响起，我揉着惺忪的睡眠爬起来，先轻手轻脚地走到父母的房间门口，听一听里面均匀的呼吸声——父亲的腰不好，母亲的血压时高时低，他们夜里稍有动静，我便要担心许久。确认二老安好，才转身扎进厨房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里，熬出一锅软糯的小米粥，煎好两面金黄的鸡蛋，再切上一碟清脆的凉拌黄瓜。

这边早饭刚端上桌，那边书房里的高中生便打着哈欠走出来。孩子正读高三，学业压力大得很，我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。目送孩子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走出家门，我才匆匆拉拢几口饭，换上工装奔赴单位。办公室里的每一项工作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，不敢有丝毫马虎。

下午五点半，下班的铃声一响，我便拎起包往家赶。路过菜市场时，总要拐进去转一圈，挑些父母爱吃的蔬菜，买上孩子念叨了好几天的排骨。回到家，先陪父母聊聊天，听他们絮絮叨叨说些邻里琐事，帮父亲揉揉僵硬的腰，提醒母亲按时吃药。接着便一头扎进厨房，油烟缭绕中，炖一锅香气四溢的排骨汤，炒两个清爽的时令蔬菜。等孩子放学回家，满屋子的饭菜香，总能让他紧绷的神经松弛几分。

晚饭后的时光，更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。我坐在孩子身边，看着他伏案刷题，偶尔帮他泡一杯热牛奶，解答几句他提出的难题；另一边，父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咿咿呀呀的戏曲，时不时喊我过去帮他们调调电视音量。等孩子睡下，我还要收拾厨房的狼藉，洗一家人的衣服，忙完这一切，往往已是深夜。躺在床上，浑身的骨头像是散了架，累得连手指头都不想动。

可就是这样的疲惫的日子，细品咂起来，却藏着许多不期而遇的甜。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刚走到楼道口，就看见父亲扶着楼梯栏杆，踮着脚朝楼下张望。看见我，他笑着说：“你妈说你今天加班，怕你回来晚了，让我在这等你呢。”那一刻，晚风拂过脸颊，竟带着几分暖意。还有一次，孩子晚自习回来，神秘秘地递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妈妈，你辛苦了，我爱你。”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，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。

中年的幸福，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场面，而是藏在这些琐碎的日常里。是父母健在，还能陪在身边听他们唠叨；是孩子懂事，能用一句暖心的话融化所有疲惫；是自己还能有足够的力气，撑起这个家的烟火气。

我是“80后”，正踩着中年的节奏，过着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。累是真的，但幸福也是真的。那些日复一日的奔波与忙碌，最终都酿成了岁月里最醇厚的甜，让我在这烟火人间，活得踏实，活得滚烫。

安 静

中年人的幸福

冬夜琐记

何语嫣